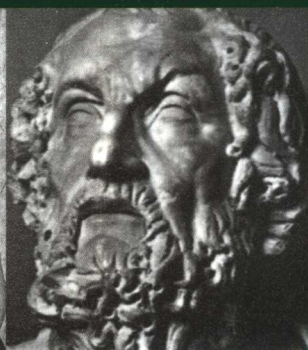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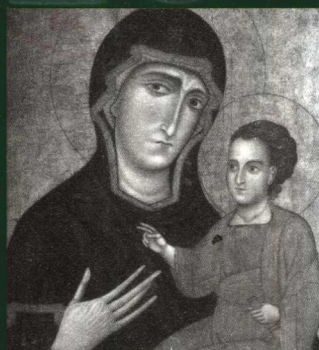




[英] 哈里特·斯万/主编
理查德·埃文斯等/著
郑良勇 闫洁 孙丰田/译

大师 讲述历史中的 20个大问题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大师讲述 历史中的20个大问题

[英] 哈里特·斯万 主编
理查德·J·埃文斯 等著
郑良勇 阎洁 孙丰田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讲述历史中的 20 个大问题/ (英) 哈里特·斯万主编; 郑良勇, 阎洁, 孙丰田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5

ISBN 7-80112-710-2

I. 大… II. ①哈… ②郑… ③阎… ④孙…
III. 史学理论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4264 号

©as Per Proprietor's edition.

责任编辑	张艳玲
封面设计	伊和轩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 65523123 65523819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燕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 × 230mm
印 张	15.875
字 数	209 千字
京权图字	01-2005-5592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2-710-2/G·301
定 价	27.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言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质询，但他们很少能够直接触及到真正重要的问题——譬如，赢得战争的是什么？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导者？知性活动是如何开始的？等等。尤其是用很少的篇幅把这些问题阐述清楚。通常，他们会约束自己去要求更详细的证据，去验证他们的观点，去关注例外事件和不同观点，去努力确保不超出自己的个人观点范畴。本书将邀请他们抛开自己的所有顾虑和禁忌，进行一次关于某些历史普遍论题的冒险探索，这些论题曾经被多数人一直思考和探询。

一些学者在过去的许多时期跨越几个大洲去寻找历史的线索，而另一些学者则只在特殊时期和特殊地方寻找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神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每个作者都能寻找到各自的答案。

但是，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一些新闻记者经常会撰写一些文章去描述过去其他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如何处理相同的问题，去突出每个问题中最有争议的方面并发掘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评论给予这些讨论已久的问题许多不同的指导和启迪，并且他们也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关键人物。

感谢所有勇敢面对并探讨这些重大问题的新闻记者和学者，感谢迈克·诺斯、沃尔·皮尔斯和索尼娅·艾伦，感谢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特刊主编曼迪·加纳、责任编辑格纳德·凯利以及编辑约翰·奥利里，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为本书付出的宝贵时间。另外，还要感谢蓝登书屋的维奥·苏肯、约尔格·亨森和考利·约翰逊-希尔。

哈里特·斯万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历史	1
理查德·J·埃文斯 / 哈里特·斯万	
第二章 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导者	13
布兰登·赛姆斯 / 菲尔·贝蒂	
第三章 个性如何影响政治	27
伊恩·克肖 / 胡·理查德	
第四章 什么造就了成功的政府	39
韦农·波格丹诺 / 胡·理查德	
第五章 帝国是怎样崛起的	51
理查德·德雷顿 / 安娜·法扎科利	
第六章 革命为什么会爆发	63
弗瑞德·里德 / 查里斯·邦廷	
第七章 经济为什么会崩溃	77
哈罗德·詹姆斯 / 西蒙·塔吉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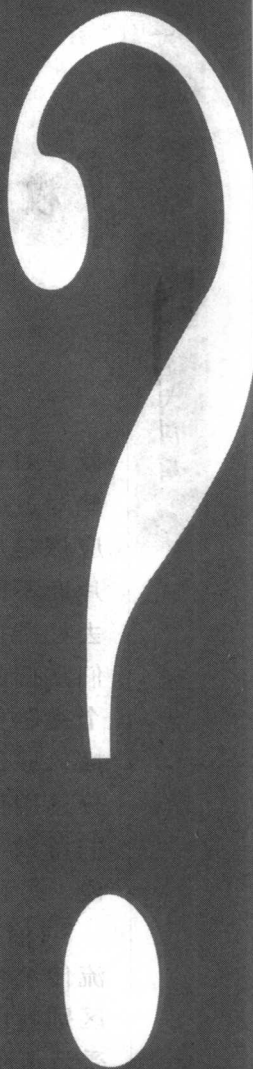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怎样使法律行之有效	91
艾伦·麦克法兰 / 胡·理查德	
第九章 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	103
大卫·A·贝尔 / 克伦·戈德	
第十章 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115
托马斯·帕莱马 / 彼得·弗塔多	
第十一章 赢得战争的是什么	129
杰里米·布莱克 / 史蒂夫·法勒	
第十二章 文明是如何发展的	141
克林·伦弗鲁 / 史蒂芬·菲利普	
第十三章 宗教和精神运动发展壮大原因何在	153
琳达·伍顿赫德 / 史蒂芬·菲利普	
第十四章 知性活动是如何开始的	167
安东尼·派格登 / 凯伦·戈尔德	
第十五章 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变革	181
丽莎·贾汀 / 史蒂夫·法勒	
第十六章 文化繁荣是怎样发生的	191
卢德米勒·卓达洛瓦 / 克里斯·邦汀	
第十七章 私人生活如何影响公共生活	203
希拉·罗博萨姆 / 曼德·加纳	
第十八章 身体如何影响文化变革	215
乔安娜·伯克 / 克莱尔·桑德斯	
第十九章 地理环境对重大事件有什么影响	225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 曼迪·加纳	
第二十章 历史会终结吗	235
本杰明·巴伯 / 哈里特·斯万	

第一章 什么是历史

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关于其他社会、其他信仰和其他时代的知识，从而使我们更能宽容我们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差异。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民主、公民化的教育，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理查德·J·埃文斯

英国学者



权威解读

理查德·J·埃文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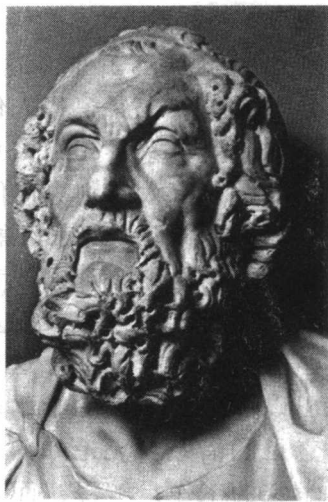
剑桥大学 近代史教授

“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非常明显：历史就是对过去的研究。然而，事实是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有些对过去的研究方式并不能被归入历史的范畴。历史首先应该是从过去事件中发现真理的研究。与小说家或电影制片商不同，历史学家不会去制造从未发生的事件，也不会去杜撰什么从不存在的人物。剧作家和影视编剧可以对他们掌握的原始材料进行大胆的处理，使来源于过去的某一个主题更加生动有趣。他们可以虚构对话，在历史资料中插入原作中没有的东西，以一种不受史实约束的方式，充分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历史学家们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们要面对事实，而非虚构小说。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第一部严肃的历史文献巨著，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从那时开始，历史和小说之间的区别就已经被所有的历史学家所确立。作者修昔底德不接受诗人们传播下来的有着浪漫色彩的神话，就像他告诉读者的那样，要“尽可能彻底地”检验所有的证据。但正如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经常会做的那样，他接着又开始抱怨，发掘事实是多么难，他说：“不同的当事人对相同的事件给出的叙述是不同的，部分站在这个立场，部分站在

那个立场，而有时则只是一些破碎的回忆。”

在修昔底德的伟大著作诞生以后的大约2500年间，历史学家们精心制订了许多完整的方法，用以检验证据和对付它们的偏颇与差异。但他们从未能对整个事件取得近乎真实的或完整的了解。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对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留传给后人的遗迹遗物的接触中，提出可能性叙述，尽管有些令人信服，有些不能令人信服，有些则几乎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荷马，古希腊最著名的诗人。

历史仅仅涉及关于过去中可知的一部分，因为除了对事实的探索之外，它还有一个基本的任务：它的目的不单单在于重建和重现过去，而且还在于理解和诠释过去。这是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之处，后者只是阐述年份、标出事件，而并不去将它们联系起来，或试着解释它们发生的原因。

解释和诠释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也使得它对过去的处理与宗教、道德伦理和法律有所不同。宗教通过先知和圣徒们从远古传下来的神圣篇章寻求正统。然而，从史学角度来处理这些篇章，则意味着要把其中的神圣性撇在一边，并对它们提出质疑，就像人们会对其他史学材料提出质疑一样，这是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运用的最有力的一个程序。

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关注的是对有罪或无罪的判断，以及把行为责任区分为好或坏、合法或违法。这些同样也是非史学性的处理方式。近来开始流行把历史人物按时代归类，如第三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或者欧洲人在澳洲定居，所采用的是源自道德伦理和法律的术语，诸如“罪

犯”、“受害者”、“旁观者”、“勾引者”等，并据此分别给予赞扬和责难。这与历史的内在宗旨有着深刻的差异。历史首先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关心的是原因、结果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对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作出傲慢自大的判决，像个事后诸葛亮。

当然，历史学家可能做到，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有义务提供原始材料、证据或背景陈述，以帮助一些机构，比如战争罪行判决法庭或委员会，针对法律承认的历史错误的赔偿要求进行评估。这与作为他们工作的另一方面——写出以前未出版过的学术著作同样重要。但是，这种对专家意见的借鉴，无论如何必要，并非历史学家的主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解释，而判断则是其他人的事。

这就是说，除了其他事情，历史学家不得不试着以尽量宽广和多样化的观点来理解过去，不能以某个或某组特定的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更不能超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关注热点来排他性地研究历史。纯粹为了满足现实的某种利益，如为了鼓励民族自豪感，证明一个种族或民族群体受到了另一个种族或民族的几代人的压迫而写出的历史，就完全可能退化为宣传工具，除非它愿意接受事实的检验，并当其与历史学家的目的相悖时服从于事实。

与此同时，历史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基于当代理论而形成的主观臆测，以及通过对史实的彻底回顾而对之提出的批评性检验。历史学家们对过去变革的透视，不仅带着不断增长的时间差距，而且还带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不断变化的理念，以及历史学家所处的社会和知识界所关注的焦点、方法和思想。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历史的范畴不断稳固增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惟一或主要关心的是国王和战斗、政治和外交、“伟人”和伟大的战争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在21世纪，任何东西都被放在了历史学家碾米厂的碾子上。

历史所涉及的大问题囊括了私人和公众的生活、理念和信仰、个人的举止，甚至诸如环境、地理和自然世界这样广阔的主题。你可以向他们询问世界各地，以及过去的



帕特嫩神殿遗迹，位于雅典卫城，公元前432年建成，此时正是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期。

任何一个时代。附加条件只有一个：只要对这些领域采取的调查研究完全出于寻找一个“大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为了本身的事实和知识的单纯积累。如果是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将其归入好古癖的麾下。

当然，历史学家之间对几乎所有的这些观点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大多数针对有关过去的大问题，他们在当时和另一时间所提出的答案的态度是一样的。争论是推进深入地了解历史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就像粗糙的边缘消除了不太真实的或夸张的解释，或者有理的辩论将无根据的胡搅蛮缠推入不能让人相信的主观臆测的垃圾箱。历史学家之间普遍存在争论，这一现象正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如下的声称是错误的：“历史将审判、赦免他们，或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护。”历史学家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作出这种声明，无论是关于古巴革命的还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接受的训练，使他们可能持着有益的怀疑主义，以戳穿某些政治家和治国者们的狂野宣言。它可以、或应该帮助任何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在看到一个骗局时识别它，并在接受一个说法之前要求有清晰的证据。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对于遗产的多种工作来说是基础训

练，而且远比现今的制造业产生更高的国家收入，在更加宽广的文化、旅游和艺术领域中得到的出口收益更加明显。历史书籍、电视转播、无线电广播、报刊文章和其他文化产品从未产生过如此的优势。在这个大的层面上来说，历史是一台主要的国家经济赢利机器。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关于其他社会、其他信仰和其他时代的知识，从而使我们更能宽容我们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差异。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民主、公民化的教育，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延伸阅读

大卫·坎那丁（编辑）：《历史现在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Now?），帕尔格莱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01年。

E·H·卡尔：《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1961年，40周年版，有理查德·J·埃文斯的介绍，帕尔格莱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01年。

G·R·埃尔顿：《历史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悉尼，1967年，第二版，有理查德·J·埃文斯的编后记，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理查德·J·埃文斯：《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1997年，答复评论家们的第二版，格兰塔出版社，2001年；《关于希特勒的谎言》，威索出版社，2002年。

深度评析

哈里特·斯万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副主编

1961年，E·H·卡尔在他的散文集《什么是历史》中提出了这个最著名的问题。当然，他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宣称，历史是为了保持对希腊人和巴比伦人所做的事情的记忆，“而且，它超出其他任何事情，特别是为了给出他们相互之间的战争的原因。”从那时起，历史学家们就一直在思考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希罗多德的继承者们几乎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历史是对于重大事件——特别是那些牵扯到战争事件的纪念，以及对它们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尽管还有其他理念，但这一理念却一直流传至今。自希罗多德以来，历史学家们曾提出了许多对历史的定义，从过去所真正发生的事件，到皇家爱情生活在电视中的重现。

然而，史学的研究相对来说是在近期开始的，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有时是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们是不是应该花力气在解释过去，而不是对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感到痛苦呢？如果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分析历史上，而不是写历史上，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对“历史究竟是什么”发表权威性的见解呢？

对于许多早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就简单多了。历史



希罗多德双面像。希罗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

无疑是关于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神圣的希伯来篇章不断地回顾过去，以识别在特殊事件中的“上帝之手”，早期的基督教作品也一样。圣·奥古斯丁，是四世纪时最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他以描写“神圣历史”而出名，他在《上帝之城》中，把历史的愿境描绘成上帝意志的展开，这个观点影响了西方史学长

达几百年。

宗教也激励了早期的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他们渴望对先知的生活做出精确和详尽的记述，这就特别强调历史素材的真实性。这是十四世纪的伊斯兰教学者伊本·卡尔顿所专注的事情之一。他对未来东西方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世界史论著《摩加狄马》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对与历史发展相关联的心理、经济、环境和社会力量进行了研究。他还较早地醉心于通过古今对比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1469—1527）的政治哲学有些是与卡尔顿的历史研究相关联的，而对古代篇章进行研究，并饶有兴致地发表权威性的意见，则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诸如马基雅弗利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思考历史的方法在古典时代就明确地形成了。马基雅弗利遵循经典作者的信条，即：历史应该为道德伦理提供指南，并应该采用一种有劝导性的和带修辞色彩的风格来达到这个目的。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坚持，历史的目的在于探求道

德伦理。这种理念抛弃了上帝是人类活动的先知这样的思想，从整体上说，倾向于讨论理由。现在，人们更强调对物质世界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知识，而不是先验证。这就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所开发的哲学，它奠定了以后统治历史研究200年的“经验主义”基础。这一“科学的”历史观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特最紧密相关，他试图识别统治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广泛法则。他把他的哲学叫做“实验主义”，以强调其与“真实”的数据之间的联系。

利奥帕尔德·冯·伦克（1795—1886）是追求历史客观事实的代表性历史学家，感谢他揭示了按实际发生来写历史的意图。这种研究方法究竟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是以后一直谈论的问题。事实上，它在伦克的时代十分流行，而像托马斯·巴顿·迈考利（1800—1859）和托马斯·卡莱利（1795—1881）这样的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还强调在他们的职业中，应具有文学方面的素养。对于迈考利来说，事实“只是历史的渣滓”。第一个有意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是意大利思想家贝尼德托·克洛斯（1866—1952）。他表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東西。爭辯就像一个大車輪隆隆向前。

20世紀初，J·B·伯利在劍橋大學的就職演說中宣稱：“歷史是一門科學，仅此而已。”而R·G·考林伍德在其1945年出版的《歷史的理念》中這樣回應克洛斯：“歷史是歷史學家在其頭腦中，對他所研究的歷史思想的再一次上演。”卡爾的《歷史是什麼》（1961），堅持我們從未獲得過“純粹的”歷史事實，因為它們沒有也不可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他們總是要通過記錄者頭腦的折射。1967年，另一位劍橋學者G·R·埃爾頓在《歷史的做法》中為歷史的自我控制和職業歷史學家的的重要性進行爭辯，他說：“他們是帶著放大鏡爬行在知識的前沿的人。”

同時，在法國，米歇爾·福考特、羅蘭·巴蒂斯和傑克·德利達正在為後現代主義鋪平道路，他們對真理與決定真理的權力體系之間的聯繫，以及歷史篇章的重要性提

出质疑。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海顿·怀特将历史形容为：“口头的小说，其内容与其说是发现出来的，还不如说是发明出来的。”所有这些观点在以后的200年中都传到了英国，其间，阿伦·孟斯洛创建的期刊《历史的反思》和凯思·詹金斯的一个同名书籍争辩说，“历史主要是历史学家们写出来的”，“是一种可转移的、有问题的记录”。理查德·J·埃文斯所著的该书的姊妹篇《捍卫历史》（1997）继续了这场争论。埃文斯在该书中对詹金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总结道：“它的确发生了，而且，如果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并抱着自我批评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它是如何发生的，并对于它意味着什么得出一些虽然不能完全说是最终的，但也是站得住脚的结论。”

关于历史该如何研究就说到这儿。长期以来，该如何研究历史，这个理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仅有的奇怪的例外，就是像卡尔顿以及后来18世纪的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如果历史是为了提供一些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指南，并树立一些遵循的榜样，那么，伟大的事件和参与它们的伟人就肯定是它应该关注的。“战争，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历史的基本主题。”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伦克来说，政治和外交是值得他找寻客观事实的惟一地方。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决定性地转移了历史研究的重心。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宣称：“所有迄今为止所存在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对历史的阐释，即：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历史的推动力是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所以，人类的经济关系是历史的核心。这有助于确立“谁”和“什么”被视作历史研究的合适的对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普通平民在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就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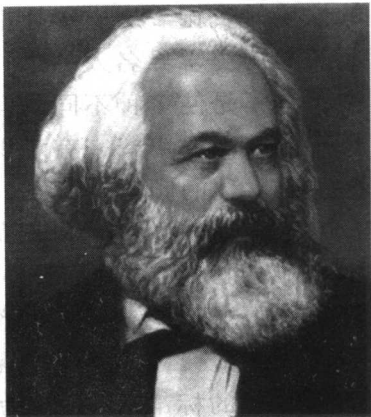
马克思对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有着特别的影响，该学派得名于法国路西安·菲伯夫和马克·布劳克于1929年所创立的同名期刊。他们强调社会、经济、文化，甚至地理的力量以及后来的大脑结构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他们的目

标是“完全历史”，涵盖社会的所有方面。后来的年鉴派作家利用计算机资源，也十分强调数据在探索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问题的重要性。

如今，计算机正改变着历史研究的方法。超链接意味着不带一丝历史信息的历史成为可能，使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容易成为自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这对诸如遗产和家谱之类的历史分支学科的流行做出了贡献，而这些是职业历史学家们不会关注的。它还对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体现就是像丹尼尔·沃夫的《过去的社会循环：英国历史文化 1500—1730年》（2003）之类的著作，关注的是除了历史学家以外的人们对过去历史著作的影响；或者是理查德·普莱斯的《阿拉比的世界》（1990），它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奴隶后裔的叙述、殖民地报道和传教士日记编织起来。

后现代主义不仅提出了用文化型历史来替代社会和经济分析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整体上粉碎了主流概念，从而使历史有了许多不同的种类。口头历史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从而引发了对记忆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考量。其他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包括历史表现理念，正如格雷格·丹宁所描述的：“作者最值得创造的效果是……有一个有创意的读者。我们不得不激起纷争、打造评论家、让他们加入到交流中来……我们需要表演我们的主题。”或者说历史是电影。

1998年，罗伯特·罗森斯通在《过去的愿境：电影对我们历史概念的挑战》中表述道，历史题材的影片是不应该从历史的精确性方面对其进行评判的，因为电影的本质使得精确成为不可能，而应该注重它们对过去所从未有过



卡尔·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